

除夕“守味人”，最爱家中菜

三位大厨的年夜饭故事

本报记者 梁敏 海燕 王雅春

南京大厨留守山东 初十回家妻子已上班

“通报一下年夜饭预订情况，一楼自助照开不用说，二楼包厢全满，三楼五十四桌，任务比较艰巨，大家有没有信心？”1月24日，泰安富力万达嘉华酒店三楼餐厅，行政总厨曹勇给几十名后厨职工打气。

和过去26年一样，曹勇将迎来又一个不能回家团圆的除夕夜。

“大年夜当晚是不点菜的，不然根本做不过来。”曹勇作为行政总厨，主要职责是协调后厨各个环节，冷菜、点心、蒸箱、切配、炒锅各个环节都要专人专岗。不过他仍然保持着随时上灶的习惯：“我算是后厨的萝卜，哪里有需要我就顶上去。”

“来山东的第一年，看到年夜饭的预备菜单，我都惊呆了，怎么那么多菜？”曹勇说，这对后厨可是一场巨大的考验。为保证菜品的口味、质量及速度，每道菜由固定厨师来做。年夜饭的客人是陆续前来，每桌起菜时间不同。厨师只能一份接一份地炒，连续炒4个小时，这是最考验厨师功力的时候。

曹勇回忆一下去年年三十晚上的场景，下午4点多开始起菜，5点半进入高峰期，酒店中高层管理人员换上传菜生的衣服，奔波在包厢、后厨之间。“一

有人说，这世上有两种春节，一种叫别人的春节，另一种叫厨师的春节。当别人回家团圆开怀畅饮时，酒店大厨们正忙碌在锅灶之间，连口水都来不及喝。本文记述三位厨师的年夜饭经历，相同的操劳辛苦，不同的团圆方式。对他们而言，过年就是期待了很多年，却年年都要迟到的团圆。



周志强



赵国庆



曹勇

口大铁锅有15斤沉，再加上炒的菜，连续三个多小时，能累得胳膊抽筋，放松下来都控制不住地哆嗦。”

晚上八点来钟送走客人，曹勇和酒店高层会给大家发红包，提前拜年。而他要到正月初十才能回家，那时候妻子上班了，读高中的儿子也快要返校了……

炒完菜开车上高速 再晚也要回家团圆

来自济宁的大厨周志强说：“年夜饭嘛，一定要吃出年味来！”做了十来年的年夜饭，他最大的心得是要烧出酒店的色香味，还要有家的味道。

他描述着这样一个场景，一道泰山板栗红烧肉上桌，大海碗盖着盖子，上面封着喜庆

的福字，要先请长辈揭福，打开盖子香味扑鼻，全家老少互相招呼着拿起筷子，开启年夜饭的过程其乐融融……

1989年出生的他，是“鲁菜根”品牌十几家酒店里最年轻的厨师长，带着一群“90后”，打拼出一个当地家喻户晓的“泰山店”。

小伙子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，一桌18道菜，凉菜先上桌，热菜提前配好，只需要15分钟就能上齐。“店里24个包间全满，差不多当晚7点半我们后厨就能齐活。”

匆匆脱下厨师服，周志强要开车从泰安赶回济宁团圆。家里有年迈的父母，贤惠的妻子，5岁的大女儿和3个月大的小女儿。

年三十的晚上，行驶在高速公路的车辆很少。八点多钟就有

人燃放鞭炮，远处有烟花绽放，周志强踩了下油门，车速提到120公里/小时，平常要两个小时的路程，他一个半小时就到了。

比起家远的外地厨师，周志强认为自己是幸福的，每年除夕夜，妻子做好饭菜，父母含饴弄孙，等他到家，一家人才动筷子。简单的几道家常菜与酒店饭菜不同，有着家的温馨气氛。

第二天早晨5点他就要起床，6点钟就再次开车上高速，一路狂奔回到泰安的工作岗位。

夫妻双双加班 除夕从未在家掌过勺

除夕夜，外地厨师不轻松，本地大厨想回家团圆也不容易。

40岁的赵国庆是泰安宝龙福朋喜来登酒店的中餐厅厨师

长。他直言，别看酒店离家不远，他却从没给家人做过团圆饭。

酒店24个包厢全部订满，后厨却只有23人在岗忙碌。按每桌年夜饭十几道菜品计算，他们要准备300多道菜品。

“准备年夜饭，后厨有两怕。一怕个别包厢客人提前起菜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后厨所有既定流程都会乱套。二怕客人临时点菜加菜，团圆饭上孩子们是焦点，老人宠爱孩子，非要点个套餐里没有的拔丝地瓜，看起来是一道很简单的菜，可我们忙起来根本抽不出人手去削皮切块。”赵国庆说，为了尽力满足客人的需求，他们年年总结经验，尽量把各种突发状况都考虑到，提前准备好。

酒菜上齐后，赵国庆会给客人送一道爽口下酒菜。招呼一圈确定客人没有加菜要求了才会下班。

此时，属于他的除夕夜才刚刚开始。环山路上十分空旷，一边是黢黑宁静的泰山，一边是明亮喧闹的万家灯火，他要开车前往市中心的银座商城，那里有刚下班的妻子在等他。

接到妻子上车，他下一站是十几公里外的乡下老家。“感觉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就是离家越近的时候，心情越急切，恨不得一脚油门到家。再就是愧疚，我在酒店掌勺20来年，自家年夜饭却都要靠嫂子张罗。”赵国庆说，父母、哥嫂和孩子们要等他们到家才开席，再晚都等，年年如此。

娘的下落是一家人不愿提的话题

连年寻亲路上没盼来好消息，新的一年不会放弃更要珍惜眼前人

6年前的夏天，临沂人纪凡龙的母亲走失。连年的寻亲路上，纪凡龙没有盼来好消息。寻亲之外，纪凡龙的儿女在成长，老父亲也要人照料，家庭的重担还要他支撑。转眼又是一年，2019年的春节近在眼前，他的工厂完成了搬迁，等待着他的操作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邱明

当着父亲的面 不敢提娘的事儿

从临沂城西搬到城东，纪凡龙起初是不乐意的。他的食品厂虽然规模不大，几间厂房就能装下，但在那边经营了多年，熟门熟路；厂里的工人大多也住在附近，不愿折腾到城区的另一边。最关键的是，娘就是在那边走失的。他怕有一天娘自己找了回来，却见不到他。

娘走丢的头一年，父亲心急如焚，见儿女们一趟趟火急火燎地远赴外地，又无功而返，他坐不住了，时不时自己乘上公交车，到人多的地方就下来找找看。

逢年过节的家庭聚会上，纪凡龙当着父亲的面不敢提娘的事儿。而他的妻子和儿女，也不愿当着他的面说这事儿。一家人把这个话题压在心里，又心照不宣地忙着这事儿。

每个年初一，纪凡龙要带着父亲早早回到50公里外的老家，给本家长辈、亲戚拜年。娘走丢后的年份里，这趟探亲之旅常常让他带着沉重出发。多年前，为了照顾老人他把父母从老家接



纪凡龙张贴印着母亲照片的寻人启事。

到城区，再返身却弄丢了母亲。他无法原谅自己的大意，也害怕面对亲属惦记着这件事话到嘴边又咽回去的隐忍。

娘走丢后，她的衣物还好好的给保存着。这些衣物，是纪凡龙能找到的关于娘的最直接印记。“就是跟大多数人一样的普通人家，平静如水地过日子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。”曾有媒体想让纪凡龙多讲一讲关于娘的故事，特别是那些能打动读者、观众的心酸往事。纪凡龙随口叙述几段过后，想了又想，实在想不起还有哪些更特殊的往事。

看到舍不得扔的电脑 又想起勤俭的娘

2018年12月29日，本报刊登纪凡龙寻亲故事的当天下午，就有枣庄热心人反馈了一条寻人线索。记者陪同他一同前往枣庄核实时，安慰他要放宽心，有可能在那边找到的是失望。“没事，这几年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这样的场景了，我能承受得了。”纪凡龙苦笑应答。尽管嘴上说着没事，前行途中他一遍又一遍地查看是否带齐了接人应该带的证件。确认找到的是失望时，本

来话就不多的他更加沉默。

随后的日子里，在纪凡龙为工厂搬迁忙乱时，陆续有更多的热心人和机构传来寻人消息，他们有的详细描述相关线索，有的把疑似纪凡龙母亲的照片或视频发送过来。这些线索又被一一否定。

不管纪凡龙乐不乐意搬迁，原先厂区那片地已被规划为新的项目区域，他还是得挪地方，在老厂区附近寻找许久没有合适的厂房，搬到城东似乎是唯一合适的出路。从城西到城东，回老家的距离缩短了20公里，已到54岁年龄的纪凡龙，索性就搬到了离老家更近的地方。

母亲抚育的印记无时无刻不体现在纪凡龙的处事风格上。一台已经褪色的显像管电脑显示器，在老厂房就闲置多年，这次搬迁他又带到了新厂房。“用也用不上，扔了还舍不得。”纪凡龙看到这台堆在墙角占地方的显示器，摇摇头自嘲地说，小时候过惯了省吃俭用的日子，到现在也还那样。话刚说完，他的思绪仿佛被某件重要的事打断。无疑，他又想起了娘的勤俭，想起了不知在何方的娘。

父亲尽可能不让儿女 看到他的落寞

新厂房的东侧，有一块半亩左右的空地，那里原本杂草丛生。搬过来之后，纪凡龙的父亲找来锄头，把枯草铲完又翻了一遍地，他打算开春后在这里种些瓜果蔬菜。这位已经78岁的老人，不愿再为妻子走失给儿女增加心理负担，用他最为娴熟的农田手艺打发着时间。

纪凡龙远在外地的同学和客户则较为直接。他们从媒体上得知纪凡龙一直没有放弃寻找母亲，纷纷发短信或打电话给予安慰。大家的观点一致：既要心怀希望，更要珍惜眼前人。“是啊，父亲都快80岁了，这几年他的心里不比我们好过。”而纪凡龙的儿女中，女儿远嫁上海，儿子正读初三，学业处在紧要阶段。还有他的妻子，操持家务，照顾工厂，里里外外从没清闲过。纪凡龙需要拿出更多的精力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保障。

或许是新厂落成带来的新气象，或许是商海打拼积攒的口碑和人脉起效，纪凡龙新厂刚安置完，就接到纷纷而至的订单。特别是他工厂里的主打产品蜂蜜酒，因为结合了创意包装，更符合年轻消费者的喜好，生产档期已排得满满。他身边的人相信，这份与甜蜜相关的事业，一定能冲淡他找寻母亲的苦。